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金匱要畧論註卷十一

漢 張機 撰

嘉興徐彬 註

五臟風寒積聚

肺中風者口燥而喘身運而重冒而腫脹 肺中寒
吐濁涕 肺死臟浮之虛按之弱如葱葉下無根者
死

註曰大腸主津液肺與大腸為表裏肺受邪則大腸

之氣不化故口燥肺為氣主邪搏其呼吸故喘此實
喘也肺主周身之氣受邪則不能矯健如常度故運
而重運者如在車船之上不能自主也重者肌中氣
滯不活動故重也邪氣實則清氣滯故清陽不升而
冒内外皆藉氣為流動肺本受邪而内外皆壅壅則
外腫內脹矣寒為陰邪陰主濁故吐濁或涕然吐濁
則膈間亦變熱其本則寒也肺脉本浮濇虛則元氣
虧而弱葱體空軟按之如葱葉則上之陽不下于陰

矣甚至下無根則元氣全脫故死

論曰按已上證皆言肺本受病則所傷在氣而凡身之藉氣以為常者作諸變證如此乃詳肺中風寒之內象也若內經所云肺風之狀多汗惡風時欬晝瘥暮甚診在眉上其色白此言肺感表邪之外象也

按水氣論云胃虛則腫脹此論肺中風亦言腫脹蓋脾氣散精上歸于肺肺邪重不受輸而脾不得伸胃氣亦滯故亦能為腫脹然肺之腫脹因于風則視胃

虛之腫脹為虛中之實矣

肝中風者頭目瞤兩脇痛行常偃令人嗜甘 肝中寒者兩臂不舉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轉側食則吐而汗出也 肝死臟浮之弱按之如索不來或曲如蛇行者死

註曰高巔之上唯風可到風性上搖故頭目瞤動肝脉上貫膈今脇中有邪故痛肝主筋風燥則筋急故偃猶樹木受風而彎本弱邪強勢不能禦之也後天

以脾胃為本木邪盛而土負甘益脾嗜甘所以自救也內經曰肝苦急食甘以緩之乃緩木以濟土也四肢雖屬脾為諸陽之本然兩臂如枝木之體也中寒則木氣困故不舉寒為陰邪則陰受之陰受邪而熱肝氣隨經上注循喉嚨之後上入頤頤舌本為氣脉所過故舌本燥且脾之脉係舌本肝氣盛則脾之脉亦熱也膽主善太息肝膽為表裏肝病則膽鬱鬱則太息也因而心脇痛不得轉側以膽之別脉貫心循

脇也肝之脉上行者扶胃貫鬲病則嘔逆故食則吐
吐逆則熱客之乃少陽之氣鬱而汗出矣肝居下浮
之弱是木浮之象按之如索不來是有其象而不能
成至矣更曲如蛇行內經所謂肝不弦無胃氣也為
本臟脉見故死

論曰已上言風寒所感肝之陰受傷則木氣不能敷
榮而凡身之藉陰以為養者作諸變證如此乃詳肝
中風寒之內象也如內經所云肝中于風多汗惡風

善悲色蒼嗑乾善怒時憎女子診在目下其色青此
言肝受表邪之外象也

肝着其人常欲蹈

恐是
指字

其胸上先未苦時但欲飲熱旋

覆花湯主之

臣億等校諸本旋覆花湯方皆同

註曰肝着者如物之粘着而不流動比風寒驟感而
隨時現證者不同矣病氣不移故常欲蹈胸指按摹
也先未苦時但喜飲熱者不動之邪伏于其中遇熱
畧散氣冷益凝故喜熱飲溉之然至大苦則病氣發

而熱又非熱飲所能勝故曰先未苦時旋覆花湯即
後旋覆花加蔥及新絳少許也蓋旋覆花鹹溫能軟
堅下水故胡洽以治痰飲在兩脇脹滿仲景以治寒
下後心下痞堅噫氣不除有七物旋覆代赭湯雖冠
氏謂其冷利大腸涉虛不用然觀仲景治半產漏下
虛寒相搏其脉弦芤者則知旋覆之行水下氣而通
血脉雖不可過用然病在兩脇心下堅凝不移雖虛
非此不為功矣其方億等不註故闕之

論曰前風寒皆不出方此獨立方蓋肝着為風寒所漸獨異之病非中風家正病故也

心中風者翕翕發熱不能起心中飢食即嘔吐 心中

寒者其人苦病心如噉蒜狀劇者心痛徹背背痛徹心

譬如虫注

恐是
蛀字

其脉浮者自吐乃愈 心傷者其人勞

倦即頭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煩發熱當臍跳其脉

強此為心臟傷所致也 心死臟浮之實如麻豆按之

益躁疾者死

註曰心為君火為五臟之主本無為而治風為陽邪并之則發熱翕翕言驟起而均齊即論語所謂始作翕如也壯火食氣故不能起飢者火嘈也食即嘔吐邪熱不容穀也內經曰諸嘔吐酸皆屬于熱然此皆風邪勾引火邪為患以風屬陽邪故也若寒則為陰邪外束之則火內聚故如噉蒜狀言其似辣而非痛也劇則邪盛故外攻背痛內攻心痛徹者相應也邪據氣道正氣反作使故痛如相應然譬如虫蛀狀其

綿綿不息也若脉浮是邪未結故可吐而愈其心傷者客邪內傷神明或正氣未復即使表邪已盡一有勞倦相火并之真陰不守而心火上炎頭面發赤藏真既從火而上陰之在下者無陽以舉之則下重其衛外之陽不得入通于心則發熱人之氣血交相養心虛不能運其熱則痛而煩臟氣不交鬱而內鼓則當臍跳其脉弦弦者減也正氣搏結而虛也故總結之曰心臟傷所致心脉本如琅玕實如麻豆則硬矣

見之浮脉則焰高矣按之益躁疾勢如方盛之火陰氣已絕故死

論曰生萬物者火殺萬物者亦火火之體在熱而火之用存溫故鼎烹則頤養燎原則焦枯已上證乃正為邪使而心火失陽和之用凡身之藉陽以煖者其變如此乃詳心中風之內象也若內經云心中于風多汗惡風焦絕善怒嚇病甚則言不可快診在口其色黑千金曰診在唇其色赤此言心中風之外象也

邪哭

恐是入字

使魂魄不安者血氣少也血氣少者屬於心

心氣虛者其人則畏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魂

魄妄行陰氣衰者為顛陽氣衰者為狂

註曰前心傷一段言心因客邪而致傷傷則證脉不
同于初中也此又就人之血氣虛因心氣不足而感
邪者別言之謂邪入于身當形體為病何遂魂魄不
安乃有邪一入即便魂魄不安此因血氣少其少之
故又屬於心之虛欲人遇此證者當以安神補心為

主也合目夢遠魂魄妄行乃狀其不安之象精神離散則又註妄行之本也心為君主之官一失其統馭而陰虛者邪先乘陰則顛陽虛者邪先乘陽則狂顛狂雖不同心失主宰則一也然此皆為餘臟無病者言見感邪之人有互異不同如此而非中風寒家正病也故別言之

脾中風翕翕發熱形如醉人腹中煩重皮目瞤瞤而短氣脾死臟浮之大堅按之如覆盂潔潔狀如搖者死

注德等校五藏各有中風中寒今脾只載中風腎中寒中風俱不載古文簡亂極多去古既遠無文可以補綴也
註曰火之用一炁即遍故心火為風所扇即翕翕發熱脾主周身之肌肉故風入亦即翕翕然熱徧周身但肌膚之熱發自本臟則上輸之精鬱故頽然如醉腹中脾所主也邪勝正正不用故煩重皮目瞶瞶風在中也短氣者肺賴脾精以為氣脾病則肺虛而氣短矣脾屬中州其象緩浮之大堅是土燥而翹反其安敷之性所謂如鳥之喙也按如覆盂則如頽土矣

至狀如搖是不能成至而欲傾圯之象故其動非活動轉非圓轉非臟氣垂絕而何故曰死

論曰金匱缺脾中寒然不過如自利腹痛腹脹不食可類推也若已上脾中風諸證則凡形體之待中土以求沖和之益者其變證如此乃詳脾中風之內象也若內經云脾中風狀多汗惡風身體怠惰四肢不欲動色薄微黃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黃此言脾中風之外象也

趺陽脉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濇相搏大便則堅其脾為約麻仁丸主之

註曰趺陽脾胃脉也脾中素有燥熱外邪入之益甚甚則增氣故脉浮浮者陽氣強也濇則陰氣無餘故小便數大便堅而以麻仁潤之內芍藥養陰大黃下熱枳實逐有形厚朴散結氣杏仁利大腸加之以蜜則氣涼血亦涼而燥熱如失矣然用丸不作湯取緩以開結不欲驟傷其元氣也要知人至脾約皆因元

氣不充所致耳但不用參芪恐氣得補而增熱也

論曰按仲景論歷節則曰趺陽脉浮而滑滑則穀氣實浮則汗自出論消渴則曰趺陽脉浮而數浮則為氣數即消穀而大堅氣盛則溲數溲數即堅堅數相搏即為消渴論水腫則曰趺陽脉浮而數浮脉即熱數脉即止熱止相搏名曰伏論穀疸則曰趺陽脉緊而數數則為熱熱則消穀緊則為寒食則為滿論反胃則曰趺陽脉浮而濇浮則傷脾胃脾傷則不磨朝食

暮吐暮食朝吐此論脾約則曰趺陽脉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數相搏大便則堅其脾為約可知數證皆關脾胃皆是陽強陰弱弱則邪客之元氣不能運而與陽熱為比故挾風濕則歷節痛而汗出痛與汗出風濕之體其原由于中土不調故氣餒不足以勝肌肉之邪也挾氣則脾陰畜熱而為消渴熱結如堅石雖水不足以濟之也因于水氣相阻則為水腫水為氣使不能潤下而為過顙也因于食積

寒濕相蒸則為穀疸因于脾陰虧損則不能磨食而反胃也因于客風變易則為胃強而脾約但浮數皆氣熱也滑則為有餘瀼則為陰耗故脾約丸以潤燥為主而胃反即曰難治此則微有分耳至于論血分受邪寒水相搏則曰趺陽脉伏水穀不化脾氣衰則驚澹胃氣衰則身腫論氣分冷心下堅大如盤則曰趺陽脉微而遲微則為氣遲則為寒寒氣不足則手足逆冷逆冷則榮衛不利不利則腹滿脇鳴相逐氣

轉論腹滿則曰趺陽脉微弦法當腹滿已上皆言脾胃虛寒則為腫為滿為驚漉為腹鳴其脉不外于弦伏遲微耳趺陽之辨證最明且切惜乎今人畧此不講宜仲景有按手不及尺之誚乎

麻仁丸方

麻仁

二升

芍藥

半觔

大黃

一觔

枳實

一觔

厚朴

一尺

杏仁

一升

去皮尖
熬別作脂

右六味末之煉蜜和丸桐子大飲服十丸日三服漸

加以知為度

腎着之病其人身體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反
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病屬下焦身勞汗出衣裏冷濕
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帶五千錢甘乾苓朮湯
主之

註曰腎着者言粘着不流動也但衛氣出于下焦腎
有着邪則濕滯衛氣故身體重腰為腎之府真氣不
貫故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者蓋腎有邪則腰間帶

脉常病故溶溶如坐水中其不用之狀微脹如水也
然反不渴則上焦不病小便自利飲食如故則中焦
用命而氣化故總曰病屬下焦濕從下受之故知其
身勞汗出衣裏冷濕久久得之必曰因勞者腎非勞
不虛邪非腎虛不能乘之耳然雖曰腎着濕為陰邪
陰邪傷陰不獨腎矣故緊曰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帶
五千錢謂統腰腹而為重也總之腎着乃濕邪傷陰
腎亦在其中與冬寒之直中者不同故藥以苓朮甘

扶土滲濕為主而以乾薑一味溫中去冷謂腎之元不病其病止在腎之外府故治其外之寒濕而自愈也若用桂附則反傷腎之陰矣

論曰腎臟風寒皆缺然觀千金三黃湯用獨活細辛治中風及腎者而叙病狀曰煩熱心亂惡寒終日不欲飲食又叙腎中風曰踞坐腰痛則知金匱所缺腎風內動之證相去不遠至寒中腎即是直中當不越厥逆下利欲吐不吐諸條若內經云腎中風狀多汗

惡風而龐然如腫脊痛不能正立其色殆隱曲不利
診在肌上其色黑蓋言風自表入傷少陰經氣乃腎
中風之外象也

甘草乾薑茯苓白朮湯方

甘草

二兩

白朮

二兩

乾薑

四兩

茯苓

四兩

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腰中即溫

腎死臟浮之堅按之亂如轉丸益下入尺者死

註曰腎脉主石浮之堅則不沉而外鼓陽已離于陰

位按之亂如轉丸是變石之體而為躁動真陽搏激而出矣至于益下入尺乃按之尺後寸許尚有脉形可見也脉長似有餘不知腎脉本沉平人尺下無脉形乃土能制水故坎流于地中今宜伏行者反上出是本氣不固而外脫腎欲絕矣故死論曰五臟風寒之辨欲人于治中風中寒時詳察施治似補中風中寒論之未備故皆不出方唯肝着腎着脾約則有方乃病之逡巡而特異者也

問曰三焦竭部上焦竭善噫何謂也師曰上焦受中焦氣未和不能消穀故能噫耳下焦竭即遺溺失便其氣不和不能自禁制不須治久則愈

註曰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胃上口其治在膻中中焦在胃中脘其治在臍旁下焦當膀胱上口其治在臍下一寸內病必分三焦為治故有部名部名者司其事也竭者氣竭也噫者如噉而非餽酸微有聲如意字也但噫乃脾家證今入上

焦竭部故疑而問不知中氣實統乎三焦故云上焦受氣于中焦氣未和不能消穀則胃病脾不能散精上輸于肺而上焦所受之氣竭病氣乃上出而為噫矣此噫病所以入上焦竭部也因而論中焦不和亦有累及下焦者謂便溺雖下焦主之中氣不能自禁制亦能使失其常度而遺溺失便然下焦實聽命于中焦使中焦氣和則元氣漸復而二便調故曰不須治久則愈謂不須治下焦也若遺溺失便

果屬下焦腎虛者亟當益火之原以消陰翳何云不須治也

論曰按仲景論肺痿一證吐涎沫而不飲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為肺中冷云則知此論不能禁便亦上虛不能制下之意耳但中焦既能致病于上下焦矣上下之病不齊發或為噫或為遺溺失便何也豈非上焦果宗氣強則中焦不和之氣即不能侵上而單及于下下焦

實則中焦不和之氣即不能侵下而單及于上乎故
曰上焦竭上亦先虛也曰下焦竭下亦先虛也但非
上下焦本病故以中氣不和兩申言之以別于上下
焦之自為病者

師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為肺痿熱在中焦者則為堅熱
在下焦者則尿血亦令淋閉不通大腸有寒者多驚澹
有熱者便腸垢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熱者必痔
註曰肺痿因于汗多或消渴或嘔吐或便閉皆從重

亡津液得之然亡津液則無不熱熱則欬欬久則肺痿矣故曰上焦有熱久欬成肺痿中焦者脾胃所主也氣和則胃調脾健熱則氣結而為消渴雖水不能止血結而為便鞭雖攻不能下皆堅之屬也下焦屬陰榮所主也熱則血不能歸經因尿而血出氣使之也然此但熱耳若熱而加以氣燥小便滴瀝而不利則為淋加以血枯大便堅閉而不通則為閉皆以熱為主故曰亦主之驚即鵬也鵬之為物一生無乾糞

必水屑相襍大腸為傳導之官變化出焉有寒則化氣不煖而水穀不分故雜出滓水如鷺溏也腸垢者如豬腸中刮出之垢即俗所謂便膿也人之腸必有垢不熱則元氣為主故傳導如常垢隨便減有熱則元氣消而滯故便腸垢言其色惡而垢穢也小腸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與心火為表裏所謂丙小腸也扶火以濟陰而陰不滯扶氣以化血而血歸經有寒則氣不上通而下重血無主氣而妄行矣直腸者大腸

之頭也門為肛小腸有熱則大腸傳導其熱而氣結于肛門故痔瘡者滯其內小腸之熱于此也

論曰肺痿亦有吐涎沫而不欬且遺尿及眩者謂由肺中冷尿血有因心虛不足有因胃家濕熱諸不同淋有五閉亦有寒閉而皆槩以熱者要知數證由于熱者其常也仲景獨言其常謂知常則可以盡變耳至于驚漉仲景言肺水時時鳴漉又言脾虛則驚漉此獨主大腸有寒可知手足太陰皆能移寒于大腸

若仲景有云熱利下重又云下重便膿血此言小腸有寒下重便血蓋血因中焦之汁變化而赤運于周身小腸有火以蒸之故血不得下今有寒血不及四布而下墜矣然但言血則非有膿之比膿者熱所釀也若痔多因大腸濕熱而此獨責小腸蓋小腸為火臟主受盛大腸不過傳導所受盛之物未有本熱而末流不焦爛者矣故曰必痔謂即大腸有濕熱亦從小腸來也

問曰病有積有聚有滯氣何謂也師曰積者臟病也終不移聚者府病也發作有時展轉痛移為可治滯氣者脇下痛按之則愈復發為滯氣

註曰古人氣名必有義同是三焦中之痛而或曰積或曰聚或曰滯氣蓋積者迹也惡氣之屬陰者也臟屬陰兩陰相得故不移不移者有專痛之處而無遷改也聚則如市中之物偶聚而已病氣之屬陽者也府屬陽故相比陽則非如陰之凝故寒氣感則發否

則已所謂有時也既無定着則痛無常處故曰展轉
痛移其根不深故比積為可治若繫氣繫者穀也乃
食之氣也食傷太陰敦阜之氣抑遏肝氣故痛在腸
下病不由臟腑故按之可愈然病氣雖輕按之不能
絕其病原故復發中氣強不治自愈病最輕故并不
曰可治

論曰此積非癥瘕之類亦非有形停積天下之物
皆從無中生有乃氣從陰結陰則粘著也觀下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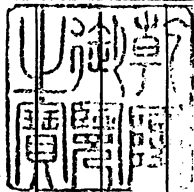
積在喉中則結陰可知不然則喉中豈能容有形之物耶

諸積大法脉來細而附骨者乃積也寸口積在胸中微出寸口積在喉中關中積在臍旁上關上積在心下微下關積在少腹尺中積在氣衝脉出左積在左脉出右積在右脉兩出積在中央各以其部處之

註曰積病堅久難治故必詳其脉與地以示人辨證法蓋積屬陰細小而沉陰象也故曰諸積大法脉來

細者榮氣結結則為積附骨者狀其沉之甚非謂病在骨也寸口主上焦胸中為上焦故曰積在胸中微者稍也稍出寸口則胸之上為喉故曰積在喉中如喉痺之類也關主中焦中焦之治在臍旁故曰積在臍旁上關上為上焦之下中焦之上故曰積在心下微下關則為下焦少腹主之故曰積在少腹氣衝近毛際在兩股之陰其氣與下焦通故曰尺中積在氣衝脉出左積在左謂脉見左手則積在內之左也脉

出右積在右謂脉見右手積在內之右也脉兩出兩
手俱見積無兩跨之理明是中央之氣兩兩相應故
曰積在中央既所在不一則處治不同故曰各以其
部處之



金匱要略論註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金匱要畧論註卷十二至十六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程泰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膳錄監生臣劉玉麟

膳錄監生臣吳翰

欽定四庫全書

金匱要畧論註卷十二

漢張機撰

嘉興徐彬註

痰飲欬嗽

問曰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

註曰飲非痰乃實有形之水也其所因不同所居不同故有懸溢支之分懸者如物空懸懸于膈上而不

下也溢者如水旁漬滿盈而偏溢肢體也支者如菓在枝偏旁而不正中也所以傷寒論有支結之條痰飲者亦即飲與涎相襍久留不去者其間或凝或不凝凝者為痰不凝者為飲也

論曰後人不明四飲之義遂于四飲加畱飲為五飲不知畱飲即痰飲也俱在心下膈中但畱飲者暫畱也元氣稍充即自去痰飲則久住不去甚則溢滿于胃有妨肌肉然則有痰飲而未妨肌肉皆止可謂之

留飲非若懸飲之水逆在上驟而不可當非若溢飲之溢於周身渙而不可下非若支飲之偏結于肺大腸絡脉之交有礙于氣能使陽明逆不得從其道而不卧者其與痰飲因同地同但有久暫之分既將痰飲列為四飲之一何得另列留飲以滋認證之惑

問曰四飲何以為異師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漑漑有聲謂之痰飲飲後水流在脇下欬唾引痛謂之懸飲飲水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謂

之溢飲欬逆倚息氣短不得卧其形如腫謂之支飲

註曰脾胃證有忽肥忽瘦乃肥與瘦互換不常非若此之一瘦不復也故曰素盛今瘦謂素肥盛今忽瘦削也腸鳴有氣虛者有大嘈者有寒氣者若痰飲則實有溢下之飲故曰水走腸間漚漚有聲謂如微水在囊而漚出作響也 飲後水流在脇下此則因水多而氣逆者矣譬如倒山龍水為氣吸不能下肺主布氣氣逆則肺氣不行故欬唾氣不行而欲行相攻

擊故引痛 凡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于脾胃氣
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
並行若飲水多水則性冷多則氣逆逆則溢故流於
四肢然汗出則亦散矣不汗則身得濕氣衛氣不行
而重復得冷邪與正相爭而疼此由水氣驟溢故曰
溢飲內經曰肝脉乘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蓋水泛
木浮而澤也并色脉而詳之矣 若飲邪偏注停留
上焦曲折之處則肺之支脉絡大腸大腸經脉從柱

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膈有飲停之外既不通
于表內不循于飲食之道而礙於肺大腸交通之氣
道肺主氣氣喜順下礙則逆逆則欬息因呼吸而名
氣逆而欬則倚息矣倚者若有停倚而小促也有停
倚則宗氣不布而短矣陽明之氣順則下行逆則上
行逆而上行則不得卧所謂陽明逆不得從其道也
形如腫非腫也氣逆暫浮喘定即平也

論曰懸飲溢飲此驟病也懸飲主內故痛而可下溢

飲主外故重而可汗若痰飲則有微甚久暫之不同
故不必主痛重若支飲槩不言及痛而脉至弦胸痺
亦云喘息欬唾短氣或不得卧但多胸背痛而脉沉
可知胸脾與支飲之辨全在痛與脉弦矣蓋支飲病
勢偏而微故脉弦不痛各隨現證而治胸痺病勢虛
而大且邪結故脉沉而且痛治唯以開結行陽為主
也若支飲亦有脉沉弦者重在兼證卽非正支飲詳
後各條下

水在心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不欲飲 水在肺吐涎沫
欲飲水 水在脾少氣身重 水在肝脇下支滿噎而
痛 水在腎心下悸

註曰前辨四飲現證既已劃然但人之五臟或有偏
虛虛則病邪乘之故皆曰在自當隨證分別為治不
得膠柱也 心主火水逼之故氣收而築如相攻然
堅者凝陰之象短氣心氣抑而宗氣弱則呼氣自短
也惡水不欲飲水本為火仇水多則惡增益矣 肺

體清肅行榮衛布津液水邪遏之則氣鬱而涎聚有
如肺痿所吐涎沫然氣鬱而熱重亡津液故仍引水
自救 脾主肌肉且惡濕得水氣則濡滯而重脾精
不運則中氣不足而倦怠少氣 肝與少陽膽為表
裏所以主半表裏者其經脉並行于脇水氣乘之陰
寒內束故脇下支滿而少陽氣上出故衝擊而噎如
傷風然然相攻吊動則痛矣支滿者胸不全滿而偏
滿也 腎本水臟加水則重強故凌心不安而為悸

也悸亦有心虛者然支飲者兼見此證則當瀉水

論曰水既所在不定言臟不及腑者腑屬陽在腑則行矣臟屬陰水與陰為類故火滯也痰飲在胸似不屬臟然虛則受邪病各有着故相援不去也按此水分五臟與水氣篇心水肺水五條不同正宜參看蓋彼處論水通身之水也乃臟真先有病而使水道壅塞妄行故以水腫為主病而直曰心水等謂其由心也但水氣上下焦俱受之而水之來有分則證別故

脾腎在下焦則皆腹滿皆小便不利而唯肝有續通
時心肺在上焦則因臟氣作使漸及中下因而由心
為身重少氣陰腫由肺為身腫鴨澹小便難皆浸淫
脾腎之象也此處言水內入之飲也適五臟有偏虛
而飲氣襲之故以飲為主病而曰水在謂飲氣及之
也但飲雖在上焦而水所往有異則證殊其在心肺
者固應見之上焦其在肝者肝在下而肝之府在脇
病因府而氣流于臟故脅滿噎而痛也脾在下而脾

主中氣及肌肉飲氣有餘病氣干脾則為水在脾而身重少氣腎在下然心腎本交通心本先虛痰飲客之病氣干腎則為水在腎而陵心為悸

夫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冷如掌大 留飲者脇下痛

引缺盆欬嗽則輒已

一作甚

胸中有留飲其人短氣而

渴四肢歷節痛脈沉者有留飲

註曰留飲者原在往來之道可去而暫留乃痰飲之不堪者非若支飲之偏而不易去者也故四飲中不

列留飲而必另言之以示別也觀曰心下曰胸中則與痰飲為類可知矣背寒冷如掌大此其飲之近背者妨督脈上升之陽而為背寒然飲氣有限故僅如掌大也 留飲不必盡痛然脇下為肝膽之府少陽脈由缺盆過季脇飲近於脇邪襲肝侵少陽故脇下痛引缺盆然痛屬氣鬱欬則少舒故暫已 其有飲留在胸中妨心氣則氣為之短肺不行氣脾不輸精則邪聚在膈而渴四肢歷節痛者有寒邪從表入

也而脈沉故當責飲

論曰仲景敘歷節曰脈沉而弱由汗出入水中浴水氣侵心故黃汗出歷節痛則知留飲中歷節痛一條乃亦為邪從表入者言之若更加黃汗竟當從歷節治矣

膈上病痰滿喘欬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劇必有伏飲

註曰膈有留飲濕聚則為痰為滿射肺則為喘為欬

此其常也乃有不時吐發即為寒熱背痛腰疼目泣
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劇者蓋謂因吐則諸病俱發也
寒熱背痛腰疼俱太陽表證目泣者風氣與陽明俱
入人瘦則外洩而寒則為寒中而泣出也振振身瞤
劇者榮氣為痰所虛表裏俱不足身體不能自主而
瞤瞤者肉動也劇者變證零雜也然必待吐乃發則
知不吐即不發有伏而為病根者矣故曰必有伏飲
謂初亦痰滿喘欬支飲無異唯不即發知其所處稍

僻故為伏也

論曰四飲中懸飲溢飲皆猝感猝發非逡巡難辯之證唯痰飲支飲因循不已則伏飲豈非二飲之不即發者乎然不言留而言伏則義有不同矣蓋痰飲深者入胃淺者留胸中每與中氣相干而與表氣不相及支飲襲入偏旁既不與表氣相干亦不與中氣相礙唯伏飲則居常能為痰滿喘欬吐則表證俱發可知伏飲為實邪乃在近背高處內與中氣相通外與

表氣相接故邪動即大隊俱起義如伏兵此當從表裏并治如小青龍及木防已湯去石膏加芒硝茯苓之類非從小便可去矣

夫病人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

一作喜

虛脈偏

弦者飲也

註曰飲水多二條乃懸飲之類而不成懸飲者蓋非停蓄在脇引痛則不可謂懸耳然病人飲水多必喘

滿水逆也暴者勢驟在欲懸未懸之界也至食少飲多而為悸為短氣則真痰飲之漸矣故曰凡則知中氣不强氣壅作渴之人槩須防此欲人知飲所由來非專液聚為涎實有外入之水但多則陵心故悸水為火仇也微則短氣心氣為陽水為陰陽為陰所抑也雙弦者兩手皆弦寒則衛氣結也然已上雖為飲為寒非元氣虛不至此故又註其因曰皆大下後土虛若偏弦則飲無疑以關前皆主中氣而有弦有不

弦明是飲偏而脈亦偏耳

論曰又有一手兩條脈亦曰雙弦此乃元氣不壯之人往往多見此脈亦屬虛邊愚槩溫補中氣兼化痰應手而愈

肺飲不弦但苦喘短氣 支飲亦喘而不能卧加短氣其脈平也

註曰上既曰偏弦者飲然肺與脈道遠有飲在肺本則肺自病而為喘阻氣不布而為短氣乃肺之形病

不妨脈故不弘支飲屬實邪而偏為喘為不能卧為短氣乃飲邪停膈而陽明氣逆或不妨脈而脈不弦故曰平恐人因脈不弦而并疑喘與短氣不能卧三證以為非飲也飲脈本弦故兩舉特異者言之

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 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苓桂朮甘湯主之

註曰老人痰火槩多屬火乃陰氣虧而火衝胸中之清陽又不足以禦之故糾纏不已治以清涼養陰為

主若痰飲乃有形之飲因循不已濕結為痰本以寒濕為主病假使中氣健運則不能容之矣故曰當以溫藥和之取其溫中健脾化氣行痰也若心下有痰飲心下非即胃也乃胃之上心之下上焦所屬惟其氣受寒濕陰邪冲胸及脇而為支滿支者占定不去如痞狀也陰邪抑遏上升之陽而目見玄色故眩苓桂朮甘湯正所謂溫藥也桂甘之溫化氣朮之溫健脾苓之平而走下以消飲氣茯苓獨多任以為君也

苓桂朮甘湯方

茯苓

四兩

桂枝

三兩

白朮

三兩

甘草

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小便則利

夫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朮甘湯主之

方見上

腎氣丸亦主之

方見婦人雜病中

註曰短氣有微飲即上文微者短氣也然支飲留飲

水在心皆短氣總是水停心下故曰當從小便去之

痰飲不言短氣蓋痰飲勢大水走腸間有不止於妨

氣者矣苓桂朮甘湯固能健胃下水腎氣丸之力尤大蓋使飲留不行土之力弱也似病屬水勝不知土實藉真水以滋燥化物故曰太陰濕土水者腎也今以地黃養其真陰山茱益肝苓藥調脾丹皮涼肝腎之氣使相火自伏澤瀉瀉膀胱以通腎氣桂能化氣附益真陽以運動下焦陽氣使腎之關門利而不壅則脾氣自調調則健運古人所謂脾腎之氣通則三焦俱泰者此也故能使飲從小便去耳然調陰陽滋

根本實為虛損主方驅飲又其剽技矣

病者脈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此為留飲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湯主之

註曰仲景謂脈得諸沉當責有水又曰脈沉者為留飲又曰脈弦者為懸飲伏者亦即沈之意然有飲而痛者為胸痺彼云寸口脈沉而遲則知此脈字指寸口矣欲自利者不由外感內傷亦非藥誤也利反快飲減人爽也然病根未拔外飲加之仍復堅滿故

曰續堅滿雖堅滿而去者自去續者自續其勢已動
故曰欲去甘遂能達水所而去水半夏燥水兼下逆
氣故以為君乘其欲去而攻之也甘草反甘遂而加
之取其戰克之力也蜜能通三焦調脾胃又制其不
和之毒故加之利則傷脾故以芍藥協甘草以補脾
陰固其本氣也

甘遂半夏湯方

甘遂

大者
三枚

半夏

十二枚以水一升
煮取半升去滓

芍藥

五枚

甘

草

如指大一枚
炙一本無

右四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藥汁煎取八合頓服之

脈浮而細滑傷飲 脈弦索有寒飲冬夏難治 脈沉而弦者懸飲內痛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

註曰細脈不專屬飲合滑則為水之象矣浮者客水自表入故脈未沉也浮而細滑謂浮本非飲浮而細滑則為飲耳不曰有飲而曰傷飲見為外飲所驟傷

而非停積之水也

仲景嘗謂脈弦數者當下其寒

可知弦數之脈為陽中有陰故曰有寒飲病既陽中有陰值大寒大熱病氣復因時令而變東垣所謂復病也復病深而易惑故曰冬夏難治 脈沉為有水

故曰懸飲弦則氣結故痛主十棗湯者甘遂性苦寒能瀉經隧水濕而性更迅速直達大戟性苦辛寒能瀉臟腑之水濕而為控涎之主芫花性苦溫能破水飲窠囊故曰破癖須用芫花合大棗用者大戟得棗

即不損脾也蓋懸飲原為驟得之證故攻之不嫌峻而驟若稍緩而為水氣喘急浮腫三因方以十棗湯藥為末棗肉和丸以治之可謂善於變通者矣

十棗湯方

芫花

熬

甘遂

大戟

各等分

右三味搗篩以水一升五合先煮肥大棗十枚取八合去渣內藥末強人服一錢匕羸人服半錢平旦溫服之不下者明日更加半錢得快之後糜粥自養

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 小青龍湯亦主之

註曰溢飲者水已流行歸四肢以不汗而致身體疼重蓋表為寒氣所侵而疼肌體着濕而重全乎是表但水寒相雜猶之風寒兩傷內有水氣故以大青龍小青龍主之然大青龍合桂麻而去芍加石膏則水氣不甚而挾熱者宜之倘欬多而寒伏則必小青龍為當蓋麻黃去杏仁桂枝去生薑而加五味乾薑半

夏細辛雖表散而實欲其寒飲之下出也

論曰觀仲景論太陽中暍謂身熱疼重而脈微弱乃
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一物瓜蒂湯主之然曰
發其汗則惡寒甚而此獨主二湯發表為急豈非以
溢飲所犯其源非中暍且腠理積固不若夏月之易
汗乎彼在夏月腠理本疎又中暍在先故主吐然則
夏月身不熱非中暍而得是證其亦宜二湯可知也

大青龍湯方

麻黃

六兩
去節

桂枝

二兩
去皮

甘草

二兩
炙

生薑

三兩

杏仁

四十箇
去皮尖

大棗

十二
枚

石膏

如雞子
大碎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
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多者溫粉粉
之

小青龍湯方

麻黃

三兩
去節

甘草

三兩
炙

桂枝

三兩
去皮

芍藥

三兩

五味

半升

乾薑

三兩

半夏

半升

細辛

三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
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脈沉緊得
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愈木防已湯主之虛者即愈實
者三日復發復與不愈者宜木防已湯去石膏加茯苓
芒硝湯主之

註曰膈在膜之上比心下稍高蓋心下當胃管上口
而膈更在上不可按之處也曰膈間則在肺外而非

肺飲矣然胸為肺之府氣迫肺故亦喘膈中清虛如天之空飲氣乘之故滿心下痞堅者因誤吐下客氣動膈而痞塞乃在心下也面色鰲黑者胃之精華在而陰邪奪其正氣故面不榮而黑黑者陰象也水則為沉寒則為緊故脈沉緊誤在吐下無疑矣更得之數十日之久其虛可知故以木防已湯主之木防已為君通水氣壅塞也人參為佐恐虛不能運邪也然膈屬太陽之分非桂則氣不化故加桂枝痞則胸中

必鬱虛熱故加石膏彼漢防已能瀉血中濕熱而通其壅滯故下焦濕腫及皮水淋漓除膀胱積熱宜之而上焦氣分熱證禁用若木防已則通濕壅而兼主虛風故與石膏并用以治膈若中有實熱非硝之急暴衝散不去石膏性寒而緩不能除在胃之結熱故曰實者復發復與不愈宜去石膏加芒硝謂實有邪熱與氣分虛熱不同也後已椒蔞黃丸下云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亦然又加茯苓導其水也

木防已湯方

木防已

三兩

石膏

雞子大十二枚

桂枝

二兩

人參

四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木防已湯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方

木防已

二兩

桂枝

二兩

茯苓

四兩

人參

四兩

芒硝

二合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再微煎分溫再服微利則愈

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澤瀉湯主之

註曰支飲在心下雖不正中而近心則心火為水氣所蝕心者君火為陽氣之宗所謂大明外視陽氣有權也飲氣相蝕陰氣盛而清陽阻抑又適與氣道相干故冒眩冒者如有物蒙之也眩者目見黑也腎為水之源澤瀉味鹹入腎故以之瀉其本而標自行白朮者壯其中氣使水不復能聚也然以澤瀉瀉水為主故曰澤瀉湯

論曰時珍以伏飲合四飲為五飲謂伏飲在心下則為心水而見冒眩寒熱等證云似乎傍此一條為言不知仲景前既曰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冷如掌大又曰心下有痰飲其人胸脇支滿目眩此復云心下有支飲冒眩豈非留飲之近背者則見背寒證而位居中故僅可謂之留飲不得謂支飲乎痰飲位居中而勢大故使胸脇支滿而兼目眩不得謂支飲乎支飲之在心下者因其近心阻抑清陽而證見眩冒位

稍偏不得以留飲概之勢不甚不得以痰飲名之乎
若謂飲在心下為伏則留飲亦在心下何以不言伏
也況心下為孔道則何可言伏觀仲景敘伏飲只一
條特以吐發二字別之其為留飲而稍僻義如埋伏
然不若支飲之偏脇可知矣至若千金有大五飲九
主留飲痰飲癖飲溢飲流飲其註溢飲謂溢在膈上
流飲謂流在大腸名愈雜而難稽豈若仲景之命名
切確不可移易耶

澤瀉湯方

澤瀉

五兩

白朮

二兩

右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支飲胸滿者厚朴大黃湯主之

註曰言支飲則必稍偏矣然不引痛脇下亦不言脇
支滿而只胸滿是雖偏而不甚偏故可直驅之而用
小承氣氣順則自下也

論曰此即小承氣治腹滿之痛而閉者即曰三物湯

蓋此重散結氣故以厚朴為主彼乃與七物湯對照言之也

厚朴大黃湯方

厚朴一尺 大黃六兩 枳實四枚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支飲不得息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方見肺癰中

註曰言支飲則非肺飲矣然而不得息是肺因支飲滿而氣閉也一呼一吸曰息不得息是氣既閉而肺

氣之布不能如常度也。葶藶苦寒，體輕象陽，故能洩陽分肺中之閉，唯其洩閉，故善逐水。今氣水相擾，肺為邪實，以葶藶洩之，故曰瀉肺。大棗取其甘能補胃，且以制葶藶之苦，使不傷胃也。

嘔家本渴，渴者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小半夏湯主之。

註曰：嘔乃胃家病，非支飲。本證然可以驗心下之有支飲者，嘔家本渴，謂諸嘔皆屬火。又嘔多則亡津液。

渴乃常理嘔家必寒為本火為標嘔至於渴寒邪去
矣故曰渴者為欲解反不渴是胃中客邪可盡而偏
旁之水飲常存飲氣能制燥也故曰必有水飲然飲
所居偏而不正中故曰支飲假使在中與嘔俱出矣
半夏生薑止嘔去逆燥濕下飲故主之曰小半夏湯
者另有人參半夏與蜜三味為大半夏湯故以小字
別之

小半夏湯方

半夏一升

生薑半觔

右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腹滿口舌乾燥此腸間有水氣已椒蔥黃丸主之

註曰中脘已下曰腹腹滿自不得責上焦口舌在上焦無病何以乾燥則知腹滿為大腸病口舌乾燥乃水氣傷陰大腸主津液陰傷而津液不得上達口舌乃乾燥矣故曰此腸間有水氣藥用防已不言木漢防已也腸間為下焦下焦血主之漢防瀉血中濕

熱而利大腸之氣椒目椒之核也椒性善下而核尤
能利水葶藶洩氣閉而逐水大黃洩血閉而下熱故
主之若口中有津液是大腸厥陰不為飲傷故陰津
不亡而胃家之津反為壅熱所耗故渴乃熱在胃為
實邪故加芒硝急下之以救胃耳先服一小九起尤
巧所謂峻藥緩用也

防已椒目葶藶大黃九方

防已

椒目

葶藶

熬

大黃

各一兩

右四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飲服一丸日三服
稍增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兩

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湯主
之

註曰無物曰嘔有物曰吐卒嘔吐謂原無病猝然而
嘔吐也乃有飲之人偶為寒觸但邪盡宜即鬆仍然
心下痞是初之嘔吐因胃不受邪若胃受邪即作利
矣是嘔吐而痞外不因表邪內不因胃傷乃膈間有

水故為水逆也至於眩悸陰邪不能下注而上冒故
侵於目為眩陵於心為悸水在膈間益明矣故治之
不若誤下之痞而但以小半夏加茯苓去飲下逆為
主

小半夏加茯苓湯方

半夏一升 生薑半觔 茯苓

三兩一
云四兩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假令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顛眩此水也五苓散主

之

註曰瘦人則腹中原少濕也然而臍下有悸悸者微動也此唯傷寒發汗後欲作奔豚者有臍下悸或心氣傷者勞倦則發熱當臍跳今內無積濕外無表陷又非心氣素傷而忽臍下悸論理上焦有水不宜證見於臍乃上仍吐涎沫甚且顛眩明是有水在中間故能上為涎沫為顛眩下為臍下悸蓋心為水逼腎乘心之虛而作相陵之勢故曰此水也因以桂苓伐

腎邪猪苓澤瀉白朮瀉水而健胃比痰飲之苓桂朮
甘湯去甘草加猪澤彼重溫藥和胃此則急於去水
耳且云飲暖水汗出愈內外分消其水也

五苓散方

澤瀉

一兩一分

猪苓

三分去皮

茯苓

三分

白朮

三分

桂枝

二分

右五味為末白飲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暖水汗出
愈

附方

外臺茯苓飲治心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後心
胸間虛氣滿不能食消痰氣令能食

茯苓

三兩

人參

三兩

白朮

三兩

枳實

二兩

橘皮

二兩半

生薑

四兩

右六味水六升煮取一升八合分溫三服如人行八
九里進之

註曰此為治痰飲善後最穩當之方心胸之間因大
吐而虛故加參設非大吐無參減枳實亦可俗醫謂

用陳皮即減參之力此不唯用陳皮且加枳實二兩
補瀉并行何其妙也

欬家其脈弦為有水十棗湯主之

上方見上

註曰脈經謂關上脈微為欬又肺脈微急為欬而唾
血脈弦為水故曰欬家脈弦為有水然脈經又曰偏
弦為水脈沉為留飲洪滑多痰則此云弦知必偏弦
而脈之不沉亦不滑可知也但欬而弦則為有水也
十棗湯者水飲為有形之物故逐之不嫌驟耳

論曰欬嗽一條為虛損大關頭仲景不另立門而僅附於痰飲之後又襟見之肺痿門可知治欬嗽當以清痰飲為主但其中有挾寒挾氣之不同耳

夫有支飲家欬煩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歲宜十棗湯

註曰夫有支飲家乃追原之詞也謂支飲本不痛蔓延至胸痺而痛氣上逆為欬火上壅為煩已有死道矣不卒死甚至一百日或經年之久其虛可知幸元

氣未竭也原其病支飲為本病本不拔終無愈期遂
巡不愈正坐醫家以虛故畏縮故曰宜十棗湯以見
攻病不嫌峻不得悠悠以待斃也

久欬數歲其脈弱者可治實大數者死其脈虛者必苦
冒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治屬飲家

註曰久欬數歲三旬此概言久欬者邪氣少則可治
邪氣盛則難治也即所謂欬脈浮軟者生浮直者死
也又古人合證而斷之云欬而羸瘦脈形堅大者死

欬而脫形發熱脈小緊急者死欬而嘔腹脹且洩其
脈弦急者死要知堅急直大皆實大之象邪盛也然
彼處反不言數可知欬家所畏在堅急則真邪盛正
虛若數則不足以盡之也但數而合實大則堅急可
知故曰死內有脈虛者此軟之類即實之反也使非
因飲而咳則久必臟真有傷何以能不死故曰脈虛
者必苦冒冒者飲象也因申言其人本有支飲在胸
中以見向來醫治之誤故久病由支飲故不死然則

雖久豈可舍病本而圖之故曰治屬飲家見亦宜十棗湯但恐虛極聽人酌量然終不出驅飲為治耳

欬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龍湯主之

方見前

註曰欬逆倚息不得卧即前支飲的證也不用十棗湯而用小青龍湯必以其挾表也然此必病發未久而不得卧則熱亦孔亟故暫以桂麻治表薑半治飲耳

青龍湯下已多唾口燥寸脈沉尺脈微手足厥逆氣從

小腹上衝胸咽手足痺其面翕熱如醉狀因復下流陰
股小便難時復冒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治其氣
衝

註曰前欬逆倚息明知是飲邪侵肺但使其人下實
不虛則飲去病除設虛多正氣不足以禦邪得藥上
飲未能去而下先不堪發散動其衝氣以致肺燥如
痿而多唾唾者其痰薄如唾也又口燥燥者覺口乾
非渴也寸脈沉水未去也尺脈微下元驟虛也虛則

寒氣下并手足厥逆於是腎邪乘心而氣從小腹下
衝胸咽自腹及胸自胸及咽高之至也手足痺者不
止於厥而直不用也面翕熱如醉狀所謂面若粧朱
真陽上浮也然未至于脫則陽復下流陰股謂浮于
面之陽旋復在兩股之陰作熱氣也陽復歸於下似
較浮出時稍可然不歸於腎而或上薰於面或下徵
於股是狂陽無主故小便得其燥氣而難又復隨經
犯上而為冒為眩總是腎邪動而龍雷之火無歸如

電光之閃爍無主故以桂苓伐腎邪加五味斂其肺
氣恐欬甚而火愈不能輯則衝氣愈不能下也甘草
調其中土以制水也腎邪去而氣自不衝故曰治其
衝氣見初時以去飲止欬為主既衝氣發其病大即
不得旁圖以分其藥力也

桂苓五味甘草湯方

桂枝

四兩
去皮

茯苓

四兩

五味子

半升

甘草

三兩
炙

右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衝氣即低而反更欬胸滿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湯去桂加乾薑細辛以治其欬滿

註曰衝氣即低乃桂苓之力單刀直入腎邪遂伏故低也反更欬滿明是肺中伏匿之寒未去但青龍湯已用桂桂苓五味甘草湯又用桂兩用桂而邪不服以桂能去陽分凝滯之寒而不能驅臟內沉匿之寒故從不得再用桂枝之例而去桂唯取細辛入陰之辛熱乾薑純陽之辛熱以洩滿驅寒而止欬也

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薑辛湯方

茯苓

四兩

五味子

半升

甘草

三兩

乾薑

三兩

細辛

三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服
欬滿即止而更復渴衝氣復發者以細辛乾薑為熱藥
也服之當遂渴而渴反止者為支飲也支飲者法當胃
冒者必嘔嘔者復內半夏以去其水

註曰寒得熱而消故欬滿即止然熱則津耗津耗則

渴熱傷元氣元氣傷而陰乃侮陽故衝氣復發故曰
以細辛乾薑為熱藥也因而津耗胃乾當遂渴遂者
不止也今不應止而止故曰反明是素有支飲故火
不勝水但支飲必有的據故曰支飲者法當冒冒者
必嘔嘔者有水故也故復納半夏以去之同是衝氣
而此不用桂枝者蓋冒而嘔則重驅飲以半夏為主
桂枝非所急也

論曰此亦衝氣前何獨鄭重而專治之蓋前乃肺之

客寒未去藥峻而寒邪乘腎逼迫真陽浮出上下狂奔不能復返故須以桂之至陽者入陰而伐之若此之復發乃肺被熱傷而元氣不能禦陰況有支飲以援之故亦相衝然無面熱等證則非真陽上浮之比矣故專去其水而衝自止謂水去而肺腎當自調耳
苓甘五味加薑辛半夏湯方

茯苓

四兩

甘草

二兩

細辛

二兩

乾薑

二兩

半夏

半升

五味子

半升

右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服
水去嘔止其人形腫者加杏仁主之其證應內麻黃以
其人遂痺故不內之若逆而內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
其人血虛麻黃發其陽故也

註曰形腫謂身腫也肺氣已虛不能遍布則滯而腫
故以杏仁利之氣不滯則腫自消也其證應內麻黃
者水腫篇云無水虛腫者謂之氣水發其汗則自己
發汗宜麻黃也以其人遂痺即前手足痺也欸不應

痺而痺故曰逆逆而內之謂誤用麻黃則陰陽俱虛而厥然必厥之意尚未明故曰所以必厥者以其人因血虛不能附氣故氣行濇而痺更以麻黃湯藥發洩其陽氣則亡血復汗溫氣去而寒氣多焉得不厥正如新產亡血復汗血虛而厥也

苓甘五味加薑辛半夏杏仁湯方

茯苓 四兩 甘草 三兩 五味子 半升 乾薑 三兩

細辛 三兩 半夏 半升 杏仁 半升 去皮尖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服
若面熱如醉此為胃熱上衝薰其面加大黃以利之

註曰面屬陽明胃氣盛則面熱如醉是胃氣之熱上
薰之也既不因酒而如醉其熱勢不可當故加大黃
以利之雖有薑辛之熱各自為功而無妨矣

論曰前既云以乾薑細辛為熱藥故也本方止加半
夏不去薑辛及形腫又不去薑辛及面熱又不去薑
辛何也蓋支飲火渴之人胸中之宗氣火為水寒所

蝕故極易欬滿逮欬滿而藉薑辛以洩滿止欬則薑
辛自未可少謂飲氣未即去則肺之寒侵刻刻須防
之也至面熱如醉與首條翕熱如醉不同前因衝氣
病發在下此不過肺氣不利乃滯外而形腫滯內而
胃熱故但以杏仁利其胸中之氣復以大大黃利其胃
陰之熱耳

苓甘五味加薑辛半杏大黃湯方

茯苓

四兩

甘草

三兩

五味

半升

乾薑

三兩

細辛

三兩

半夏 半升 杏仁 半升 大黃 三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服
先渴後嘔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小半夏加茯苓湯主
之方見前

註曰飲有久暫不同此云先渴後嘔渴必多飲從無
嘔證而忽於渴後見之其為水飲無疑矣故曰此屬
飲家暫時傷飲也小半夏止嘔專方加茯苓則水從
小便出矣不用止渴及健脾藥水去即無病倘涼之

則傷陽燥之則傷胃也

金匱要略論註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金匱要畧論註卷十三

漢張機撰

嘉興徐彬註

消渴小便不利淋

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即吐下之不肯止

註曰厥陰之為病消渴七字乃消渴病之大原蓋消渴者善消而大渴也然或單渴不止或善食而渴或

渴而小便反多後人乃有上消中消下消之分不知
上中下雖似不同其病原總屬厥陰蓋肝之脉為厥
陰厥陰者風木之臟也與風相得故凡風病必先中
肝然風善行而數變故在經絡在血脉在肌肉各各
不同而又有鬱於本臟者則肝得邪而實因而乘其
所勝陽明受之乘其所生足少陰受之于是上中下
或有偏勝現證稍殊皆為消渴皆由厥陰風鬱火燔
故曰厥陰之為病消渴內經亦有風消二字消必乘

風言之亦此意也肝既邪實木氣喜上暢故氣上沖
心心受邪逼故疼且熱肝得熱而燥于是子盜母氣
則腎亦病故饑不欲食食則吐者上受邪氣之衝且
肝主嘔逆也下之不肯止乃病不由於胃實而反攻
胃故仍不肯止也

論曰內經謂二陽結謂之消此獨主厥陰似乎互異
不知邪氣浸淫病深腸胃氣聚不散故曰結其使腸
胃之氣不能健運而成三消則厥陰實為病之本如

果病專腸胃則下之為中病消渴宜無不止矣然多食而饑不止為中消此又云饑不欲食則知消渴之病亦有不欲食者但能食而渴者全重二陽論治飲一溲二重在腎虛論治其不能食而氣衝者重在厥陰論治此又臨證時微細之辨乎

寸口脈浮而遲浮即為虛遲即為勞虛則衛氣不足勞則榮氣竭跌陽脈浮而數浮即為氣數即為消穀而大堅氣盛則溲數溲數即堅堅數相搏即為消渴

註曰此段論消渴之脈當從寸口浮陽合而證之也
病消渴者雖非形病然中氣不純運化促急元氣不
厚榮衛自虛故寸口脈浮而遲浮不因表是屬氣不
斂矣故曰浮即為虛遲不因寒是屬榮不充盛矣故
曰遲即為勞勞者猶言罷勞也氣既不斂則不能并
力內入而循運度之常故曰虛則衛氣不足榮不充
盛則不能輔氣健運而見遲慢之狀故曰勞則榮氣
竭蓋消渴症本屬熱邊而寸口脈但見虛狀不見數

脈可知消渴為結熱在下不必見之寸口脈也若跌陽則專主二陽之脈乃浮而數浮則為氣鼓不下故曰浮則為氣數則脾強而約穀易消而熱愈堅故曰數即為消穀而大堅溲者溺也氣有餘即是火火性急速故溲數溲數而陰氣耗陽亢無製故堅堅者熱結甚也熱不為溲解陽亢陰亡故曰相搏陰亡而陽愈亢故曰即為消渴此言消渴之病結在二陽脈當全責跌陽也然前云饑不欲食此言消穀則似與邪

結厥陰者微有虛實之不同矣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飲一斗小便一斗腎氣丸主之
方見產後

註曰陰不能製陽而腎失開闔之權故便多無制然
非真陽有餘實邪氣亢甚所謂氣盛則溲數也故既
以六味丸料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仍藉桂附以復其
真陽則燭火息而陰陽平耳

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宜利小便發汗五苓散主

之方見痰飲

註曰脈浮微熱是表未清也消渴小便不利是裏有熱也故以桂枝主表白朮苓澤主裏而多以熱水助其外出下達之勢此治消渴之淺而近者也按此與上條同是消渴上條小便多知陰虛熱結此條小便不利而微熱即是客邪內入故治法迥異然客邪內入非真消渴也合論以示辨耳

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註曰因渴飲水水太多而驟以致水入即吐此病中之病也故不復重其消渴而但曰水逆見當急治其新病然藥亦不過五苓五苓固主雙解表裏而下水之功尤速也

渴欲飲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

註曰渴欲飲水此裏有熱也不止則其熱之結堅矣文蛤性鹹而為至陰之物能軟堅能潤燥能除熱故主之然只一味取其專而下入以清中下焦之燥熱

也已上治消渴三方藥皆以治中下焦為急可知消渴之病本由厥陰甚則二陽結而累及於腎治不宜輕動其上焦矣

論曰渴欲飲湯與渴欲飲水不同渴欲飲湯乃胃家燥熱渴欲飲水乃是氣壅陰燥故有水似不宜渴而反渴欲飲水則治法迥別今人見渴即混同論治所誤多矣觀仲景前後治法不曉然乎又人有夜卧則唇口乾燥坐起陽升即口中津潤唯陰燥故得陽而

氣化則乾燥即止也但比日間亦渴欲飲水者不甚耳

文蛤散方

右一味杵為散以沸湯五合和服方寸匕

淋之為病小便如粟狀小腹弦急痛引臍中 跌陽脈數胃中有熱即消穀引飲大便必堅小便即數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必便血

註曰此三條總論淋證首一段謂淋之為病全在下

焦故前十一卷內言下焦有熱亦主淋閉不通此言小便如粟狀粟者色白而滴瀝甚則如米屑也然氣血不同故後人有五淋之名小腹氣不和失其渾厚之元則弦急矣熱邪上乘則痛引臍中矣跌陽一段是言淋之病雖不必盡由於胃而有跌陽脈數者乃屬胃中有熱即另見消穀引飲大便堅小便數之證此淋病之近於消渴者也淋家一段謂淋為下焦內症故以汗為戒誤汗則便血發其陽則動血也不出

方者淋病下焦主之而胃熱則近消渴腎熱則類小便不利前方可相通酌用耳

小便不利者有水氣其人若渴用括蕒瞿麥丸主之

註曰小便不利此膀胱有熱也膀胱通周身之水道既艱澇難出則水滯而逆故曰有水氣然使不渴則熱止膀胱若渴是氣化之原亦熱故以瞿麥茯苓逐水而以括蕒根清上焦之熱脾腎之元氣不可不養故以山藥培其本膀胱雖熱由腎實虛而開闔失職

故以附子補其元陽且膀胱既為濕熱所困氣餒不行故須附子大力為瞿麥茯苓之先鋒耳

括蔞瞿麥丸方

薯蕷

三兩

括蔞根

二兩

瞿麥

一兩

附子

一枚
炮

茯苓

三兩

右五味末之煉蜜為丸梧子大飲服二丸日三服不知增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溫為知

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魚散茯苓戎鹽湯并主

之

註曰蒲灰即蒲席燒灰也能去濕熱利小便滑石能通九竅去濕熱故主之白魚能開味下氣去水氣髮為血餘入陰故合滑石則陰分之濕熱去而小便利也若茯苓戎鹽湯內有白朮健脾茯苓滲濕戎鹽出山坡陰土石間不經煎煉入腎除陰火兼清熱故以為使然此方較前二方則補養多矣

蒲灰散方

蒲灰

半觔

滑石

一觔

右二味杵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滑石白魚散方

滑石

一觔

亂髮

一觔燒

白魚

一觔

右三味杵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茯苓戎鹽湯方

茯苓

半觔

白朮

二兩

戎鹽

彈丸大

一枚

右三味先將茯苓白朮煎成入戎鹽再煎分溫三服

渴欲飲水口乾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方見暑門

註曰此亦消渴之類也但渴欲飲水而口乾燥則肺氣既熱更陽虛而陰燥見於外其熱浮故以白虎湯治其火清其熱復以人參補其虛與需治中下焦而散其結熱者迥異

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猪苓湯主之

方見首卷

註曰此即五苓散而以滑石阿膠易去桂朮也謂脈浮發熱熱似在表渴欲飲水小便不利內熱復甚則

已衰之表熱不足慮而陰熱水停變將無窮故既以
苓澤導水而加阿膠滑石則滋陰蕩陽為急耳然獨
以猪苓名湯蓋猪苓善去胃中水飲則知此方以去水
飲為主也

金匱要略論註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金匱要畧論註卷十四

漢 張機 撰

嘉興徐彬 註

水氣

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

註曰內經止有水脹及石水二條仲景特立五條示人水病有淺深欲人因名思義而處治無誤耳故以水從外邪而成其邪在經絡者別之曰風水謂當從

風治也或水雖從外邪而成其邪已滲入于皮不在表不在裏者別之曰皮水謂在皮而不脫於風也其有不因風由三陰結而成水者別之曰正水謂當正治其水也其陰邪多而沉於下者別之曰石水謂病全在下也其有亦因風邪或水邪雖為外邪內傷于心熱鬱而為黃汗狀如風水而脈不浮者別之曰黃汗謂病邪同水而所入在心也

風水其脈自浮外證骨節疼痛惡風皮水其脈亦浮外

證肘腫按之沒指不惡風其腹如鼓不渴當發其汗正
水其脈沉遲外證自喘石水其脈自沉外證腹滿不喘
黃汗其脈沉遲身發熱胸滿四肢頭面腫久不愈必致
癰膿

註曰凡水病相去不遠故內經水脹篇槩曰目窠上
微腫如新卧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
腫腹乃大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
之狀而不分別為言然而病因不同則治法迥異故

仲景先從脈別之則浮者為風風邪相搏則骨節疼
痛風尚在表則惡風合三者他證所不能同故以此
主風水之辨 若脈浮為風而身肘腫肘者浮也甚
且按之沒指其浮何如是邪已去經而在皮間去經
故不惡風在皮間故腹皮如鼓千金此下尚有不滿
二字乃外雖似脹而病不在內故不滿也風在皮內
不燥故不渴治之亦宜從風故曰當發其汗是皮水
與風水脈不異而證異也 若正水則三陰結而非

風結則脈沉水屬陰故遲三陰結而下焦陰氣不復
與胸中之陽相調故水氣格陽在上而喘卽內經頸
脈動喘疾欬曰水也其目窠如蠶兩脰腫腹大不問
可知然與石水相辨不在此故只舉喘言之 若石
水脈亦沉但不遲內經曰陰陽結邪多陰少陽曰石
水少腹腫則知此所謂腹滿乃少腹腫也病專在下
焦非全體病故不喘其頸脈動欬目窠如蠶亦或與
正水等微甚不同可知矣 若黃汗乃從汗出入水

水邪傷心或汗出當風所致汗與水總屬水氣因其入內而結結則熱鬱而黃故脈亦沉遲心受邪鬱故身發熱傷在上故胸滿陽部之邪從陽或走四肢并頭面腫若久不愈邪氣侵陰榮氣熱故凝滯而為癰膿

脈浮而洪浮則為風洪則為氣風氣相搏風強則為癰疹身體為痒痒者為泄風久為痼癩氣強則為水難以俛仰風氣相繫身體洪腫汗出乃愈惡風則虛此為風

水不惡風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為黃汗
註曰此段詳風之所以成水并與黃汗分別之因謂
脈得浮而洪浮為風是矣洪乃氣之盛也風氣相搏
是風與氣兩不相下也其有風稍强者則風主其病
故侵於血為癰疹因而火動則痒然風稍得疏洩故
曰泄風久則榮氣并風而生蟲為痂癩厲風之屬不
成水也若氣強則風為氣所使不得洩于皮膚逆其
邪成陰分以致陰絡受病而為水難以俛仰者成水

後腫脹之狀也然氣雖強風仍不去故曰相繫風氣無所不到故身體洪腫洪腫者大腫也汗出則風與氣皆瀉故愈惡風為風家本證既汗而仍惡風則當從虛而不當從風故補註一句曰惡風則虛而總結之曰此為風水謂水之成雖由于氣而實原于風也其有不惡風者表無風也小便通利者非三陰結也更口多涎是水寒之氣纏綿上焦也此惟黃汗之病因汗出而傷水則內入于胸膈故即別之曰上焦多

寒其口多涎此其黃汗不脫前黃汗證中胸滿之意也

寸口脈沉滑者中有水氣面目腫大有熱名曰風水視人之目窠上微擁如蠶新卧起狀其頸脈動時時欬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風水

註曰此二段從風水中之變易者而仍正其名以示別也謂風水脈本浮今沉滑是中有水氣相結似屬正水然而面目腫大有熱高顛之上惟風可到風為

陽邪故熱是脈雖沉不得外風而言之故仍正其名
曰風水若目窠微擁如蠶而且頸脈動欬此正水之
徵也乃按手足上陷而不起則隨手而起者水也今
不起知非正水而為氣水矣風氣必相繫故亦正其
名曰風水

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反不疼身體反重而
痠其人不渴汗出即愈此為風水惡寒者此為極虛發
汗得之渴而不惡寒者此為皮水身腫而冷狀如周痺

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為黃汗痛在骨

節欬而喘不渴者此為脾

恐是肺字

脹其狀如腫發汗則愈

然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數者皆不可發汗

註曰此一段言風水中有類太陽脈而不出太陽證者又有相似而實為皮水者有相似而實為黃汗者有相似而并非皮水黃汗實為肺脹者如太陽病脈浮緊在法當骨節疼痛所以前叙風水亦曰外證骨節疼痛此反不疼又太陽病不重今得太陽寒脈身

體反重而痠却不渴汗出即愈明是風為水所柔故
不疼而重風本有汗乃因自汗而解故正其名曰此
為風水然既汗不宜惡寒復惡寒明是人為汗虛故
曰此為極虛發汗得之 若前證更有渴而不惡寒
者渴似風水然不惡寒則非風水矣故又別之曰此
為皮水但皮水身不熱故又註其的證曰身腫而冷
狀如周痺周痺者通身皮膚受邪而不用即前所謂
外證肘腫按之沒指也 若前證更有胸中窒不能

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者明是入水以傷心致胸中
受邪而窒邪高妨食又邪聚而痛又心煩而暮躁不
得眠此惟黃汗證都在胸故曰此為黃汗 若前證
之脈浮緊而骨節仍痛且欬而喘但不渴則類於皮
水然而不甚肘腫又非皮水故曰此為肺脹乃肺主
氣受邪而欬其狀如腫實非腫也此亦風之淫于肺
者故總曰發汗則愈見證異而治宜同也諸病此者
四句謂證雖不同似皆可發汗然遇有渴者下利者

小便利者即為邪氣內入即非一汗所能愈故曰皆不可發汗

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脈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令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越婢加朮湯主之

註曰此言正水而兼色黃為異者以其別于風水皮水之在外故曰裏水然水病多面目鮮潔此獨一身面目黃腫則久鬱為熱矣又水病小便必難不渴或鬱久而津亡熱壅為渴小便反自利熱在上焦氣分

故以越婢行陽化熱加朮以勝其水

趺陽脈當伏今反緊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醫反下之
即胸滿短氣 趺陽脈當伏今反數本自有熱消穀小
便數今反不利此欲作水

註曰此二條言水病人別有宿病人各不同當從趺
陽脈與其舊疾見證別之謂人有水病水寒相搏趺
陽脈當伏今犯水病趺陽脈反緊此因本自有寒疝
瘕腹中痛病故脈加緊治當兼顧其寒而醫反下之

則元氣受傷水病未除寒邪上乘胸中之宗氣弱不能禦之為胸滿為短氣矣或跌陽脈當伏今反數此因本自有熱應消穀小便數今反不利是有熱而健運之人因水而氣反不化知其邪結三陰矣故曰此欲作水

寸口脈浮而遲浮脈則熱遲脈則潛熱潛相搏名曰沉跌陽脈浮而數浮脈即熱數脈即止熱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則絡脈虛伏則小便難虛難相搏

水走皮膚即為水矣

註曰此段論正水所成之由也謂人身中健運不息所以成雲行雨施之用故人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人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故寸口脈主上猶之天道必下濟而光明故曰陰生於陽趺陽脈主下猶之地軸必上出而旋運故曰衛氣起於下焦今寸口脈浮而遲浮主熱乃又見遲遲者元氣潛于下也既見熱脈又見潛脈是熱為虛熱而潛為真潛故曰熱潛

相搏名曰沉言其所下濟之元氣沉而不復舉也今
跌陽脈浮而數浮主熱乃又見數數者衛氣止于下
也既見熱脈又見止脈是于客氣為熱而真氣為止
故曰熱止相搏名曰伏言其宜上出之衛氣伏而不
能升也從上而下者不返而終沉從下而上者停止
而久伏則旋運之氣幾乎熄矣熄則陰水乘之故曰
沉伏相搏名曰水見非止客水也恐人不明沉伏之
義故又曰絡脈者陽精陰氣所往來也寸口陽氣沉

而在下則絡脈虛小便者水道之所從出也跌陽真
氣止而在下氣有餘即是火火熱甚則小便難于是
上不能運其水下不能出其水又焉能禁水之胡行
而亂生邪故曰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矣水者
即身中之陰氣合水飲而橫溢也沉伏二義俱于浮
脈見之非真明天地升降陰陽之道者其能道隻字
耶此仲景所以為萬世師也

寸口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水不沾流走于

腸間

註曰此言水病將成之脈有挾弦緊者以明水不循故道之由謂脈緊屬寒弦而緊乃卽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者弦則衛氣為寒所結而不行外無衛氣所以惡寒不能運水故隨其自至不能沾流走于腸間水既不直走於腸間自不能不橫出于肌膚矣少陰脈緊而沉緊則為痛沉則為水小便卽難

註曰此言水氣已成亦或于少陰脈見之也少陰者

尺脈也緊而沉緊屬寒故主痛沉為陰結故屬水小便即難言因腎病水而小便即為之不利非小便難故成水病也

脈得諸沉當責有水身體腫重水病脈出者死

註曰此除風水及皮水言之也謂水屬陰沉脈亦屬陰故脈得諸沉當責有水然亦必合身體腫重而斷之諸云者言脈部不同則病原異然槩以沉為斷耳水病脈既沉則浮出為陽氣上脫故主死

夫水病人目下有卧蠶面目鮮澤脉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脉沉絕者有水可下之

註曰此為正水言之謂凡水病人脾胃為水氣所犯故目之下包曰窠胃脉之所至脾胃之所主病水則有形如卧蠶水氣主潤故面目鮮華而潤澤不同于風燥也脉伏即沉也其人消渴水在皮膚內之真氣耗耗則渴然非驟至之熱故直消渴不若偶渴病水也在下則必腹大小便不利蓋非痞塞則不能成水

耳至於脈沉絕則沉之甚也水病不盡可下沉甚則水甚故可下之以去其標

問曰病下利後渴飲水小便不利腹滿因腫者何也答曰此法當病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自當愈

註曰此言下利後有可以成水而易愈者謂下利後渴液暴脫也以土弱而氣不化小便反不利又恣飲水以傷脾土因有入無出腹為之滿氣浮為腫然水入不出滿乃常事腫則可疑故問不知胃氣既虛

水乃侮土土主肌肉土虛水溢則未有不腫者故曰
此法當病水然在下利後非三陰結之比故小便通
而汗即自愈也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氣不得卧煩而燥其人陰腫 肝
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脇下腹痛時時津液微生小
便續通 肺水者其身腫小便難時時鴨溇 脾水者
其腹大四肢若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氣小便難 腎水
者其腹大臍腫腰痛不得溺陰下濕如牛鼻上汗其足

逆冷面反瘦

註曰此亦為正水者微細分別以為治療地也謂人病水久則相傳而槩病然其初有心獨虛而致者水自心即為心水心為君火主一身之陽水困之則君火不申而通身之陽無所稟故不能躋健而重火為氣之原火困則少氣水逆衛氣不得入于陰則不得卧君火愈鬱則陰火愈動故煩而躁心腎本相交今心為水所抑不能交於腎所交者即心外之餘濕故

陰腫即勢腫也 有肝獨虛而致者水自肝即為肝
水木不能洩水以助土故脾傷而腹大木氣上揚病
則橫肆而強直故不能自轉側肝之府在脇而氣連
小腹故脇下腹痛大腸主津液肝木侮土則土衰而
水濁且澁然非大腸本病肝氣少舒舒則陽明氣暢
津液微生而小便續通以肝主疏洩此其獨異于肝
脾腎者也 有肺獨虛而致者水自肺即為肺水肺
主氣以運于周身病則正氣不布故身腫小便必因

氣化而出氣不化故小便難肺氣病則不能受脾氣
之上輸脾交困而鴨塘鴨塘者如鴨糞之清而不
實也 有因脾虛而致者水自脾即為脾水脾為至
陰主腹故脾病則腹大四肢屬脾脾困故苦重脾為
太陰濕土得濕而化生又惡濕而喜燥今水以困之
則土鬱而津液不生但苦少氣脾土不能制水則水
橫溢而不遵故道故小便難 有因腎獨虛而致者
水自腎即為腎水腎原為水之主病水則為重陰而

腹大身半以下腎主之故臍腫腰痛腎病則開閤無
權清濁不分且心火無制金傷不能化氣故不得溺
腎中有真火而臟真屬寒水濕困之則龍火鬱而逼
寒外出故陰下濕如牛鼻上汗冷濕無有乾時也然
腎陰實虛故足逆冷腎氣為水所遏不得上榮故不
若他臟之水病面目鮮澤而反獨瘦

師曰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
乃愈

註曰前水證既分内外表裏此復從上下分之要知
腫之所至即水之所至故以内外分治不若以上下
分治尤為切確故曰諸有水者不復分風水正水等
名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者腰以下陰為主用故以潔
淨府為急腰以上腫當發汗者腰以上陽為主用故
以開鬼門為急耳

師曰寸口脉沉而遲沉則為水遲則為寒寒水相搏跌
陽脈伏水穀不化脾氣衰則驚澹胃氣衰則身腫少陽

脉卑少陰脉細男子則小便不利婦人則經水不通經為血血不利則為水名曰血分

註曰此言正水之偏於下焦者謂前寸口脉浮而遲既為熱潛相搏而名沉矣此乃沉而遲沉既為水遲即為寒水寒相搏趺陽脉自鬱而伏因而陰寒用事不能化穀然微有分焉脾氣主裏故脾氣衰則鶩溏胃氣主表故胃氣衰則身腫兼之少陽脉卑少陽者左關膽脉也少陰脉細少陰者左尺腎脉也卑則低

而弱細則微而損肝腎主下焦故男子則小便不利
婦人則經水不通經者血也男子亦屬血唯婦人有
經可徵故知因血分不利而積漸阻滯則水病乃成
謂證脈俱在下焦下焦主陰主血故曰血分男婦一
體也

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脈之不
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冲咽狀如炙肉當微欬喘審如
師言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沉而緊沉為水緊為寒沉

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尚微年盛不覺陽衰之後榮衛
相干陽損陰盛結寒微動腎氣上冲咽喉塞噎脇下急
痛醫以為留飲而大下之氣繫不去其病不除復重吐
之胃家虛煩咽噪欲飲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手
足浮腫又與葶應丸下水當時如小差食飲過度腫復
如前胸脇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揚溢則欬喘逆當先攻
擊衝氣令止乃治欬欬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當在
後

註曰此言正水之成有真元太虛因誤治成水又誤
治而變生新病然當先治其新病者謂水病至面目
身體四肢皆腫而小便不利水勢亦甚矣乃病者似
不苦水反苦胸痛氣冲疑水病中所應有之變證故
問脈形何類不知水氣中原不得有此證其先寸口
脈必沉而緊沉主有微水緊主有積寒但緊而沉是
積寒挾微水搏結在關元初時水與寒皆微壯年氣
盛邪不勝正故不覺陽衰則所伏之邪稍稍干于榮

衛陽日就損陰日加盛而所結之寒微動能挾腎氣上冲不獨相干已也唯其挾腎于是腎脈之直者上貫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乃咽喉塞噎脇下急痛彼時溫腎瀉寒病無不去乃以為畱飲而大下之不治其本病氣不服故相繫不去重復吐之是誅伐無過傷其中氣矣胃家乃虛而煩吐傷上焦之陽而陰火乘之故咽燥欲飲水因而脾胃氣衰邪畱血分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胃

氣不强水氣乘肺面目手足浮腫又以葶薤凡下水
雖非治本之劑然標病既盛先治其標故亦能小差
小差者腫退也食飲不節而復腫又加胸脇痛如奔
豚則腎邪大肆且水氣揚溢欬且喘逆矣然欬非病
之本也病本在腎故曰先當攻擊冲氣令止如痰飲
門苓桂味甘湯是也欬止喘雖不治而自愈矣此乃
病根甚深不能驟除故須先去暴病則原病可治故
曰先治新病病當在後要知衝氣欬喘等皆新病也

病當在後病字指水氣言然關元結寒則又為水病之本矣

風水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芪湯主之腹痛者加芍藥

註曰首節論風水有骨節疼痛此處出方反無骨節疼而有身重汗出何也前為風字辯與他水不同故言骨節疼謂正水皮水石水皆不能骨節疼也然骨節疼痛實非水之證也故前推廣風水一曰風氣相

繫身體洪腫一曰面目腫大有熱一曰目窠微腫頸
脈動咳按手足上陷而不起一曰骨節反不疼身體
反重而痠不渴汗出總不若身重為確而合之脈浮
汗出惡風其為風水無疑前所推廣之證或兼或不
兼正聽人自消息耳藥用防已能去風濕黃芪直達
肌肉白朮甘草調其內氣而去濕之本薑棗以行榮
衛而宣上焦之氣腹痛加芍藥脾虛故以此補之也
防已黃芪湯方

防已

一兩

黃芪

一兩一分

白朮

三兩三分

甘草

五錢炙

右剉每服五錢生薑四片大棗三枚水盞半煎八分

溫服良久再服

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越婢湯主之

註曰前證身重則濕多此獨一身悉腫則風多氣強矣風為陽邪脈浮為熱又汗非驟出續自汗出若有氣蒸之者然又外無大熱則外表少而內熱多故以

越婢湯主之麻黃發其陽石膏清其熱甘草和其中薑棗以通榮衛而宣陽氣也此方劑獨重蓋比前風多氣多則熱多且屬急風故欲一劑劑之若惡寒知內虛故加附子古今錄驗加朮並驅濕矣

越婢湯方

麻黃

六兩

石膏

半觔

生薑

三兩

大棗

十五枚

甘草

二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

升分溫三服惡風者加附子風水加朮四兩古今錄驗

皮水為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聶聶動者防已茯苓湯主之

註曰按前皮水所證驗皆不列謂挈皮水二字即藥之也又特揭言四肢腫聶聶動以申明水氣在皮膚之狀而後皮字義曉然矣藥亦用防已黃芪湯但去朮加桂苓者風水之濕在經絡近內皮水之濕在皮膚近外故但以苓協桂滲週身之濕而不以朮燥其中氣也不用薑棗濕不在上焦之榮衛無取乎宣之

耳

防已茯苓湯方

防已

黃芪

桂枝

各三兩

茯苓

六兩

甘草

二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

裏水越婢加朮湯主之甘草麻黃湯亦主之

註曰裏水即前一身面目黃腫脈沉而渴正水也越

婢方解見前又甘草麻黃湯亦主之者麻黃發其陽

甘草以和之則陽行而水去即有裏熱不治自清耳

且以防質弱者不堪石膏也

甘草麻黃湯方

甘草 二兩

麻黃 四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甘草煮取三升溫服一升重覆汗出不汗再服慎風寒

水之為病其脈沉小屬少陰浮者為風無水虛腫者為氣水發其汗即已脈沉者宜麻黃附子湯浮者宜杏子湯

註曰按仲景前於風水皮水裏水皆出方獨所云石水不出方觀前所出之方似乎責之手足太陽手足太陰裏水與急風兼責陽明而用石膏此獨另揭言水之為病脈沉小者屬少陰後即承之曰脈沉者宜麻黃附子湯然則此方或即所謂石水之主方耶又即承麻黃附子甘草方而曰脈浮者宜杏子湯既脈浮不與前風水皮水方相同豈非杏子方乃正水而間有脈浮者即為風水宜用此方耶蓋麻黃附子甘

草方即麻黃甘草二味耳以少陰而加附子發其龍
火之真陽協力麻黃甘草以開久蝕之陰杏子方因
金因不能運水故以脈浮責肺金之熱而瀉氣以洩
其水之實耳若無水虛腫此即所謂風水相搏氣強
即為水風之屬也故亦主發汗

麻黃附子湯方

麻黃

三兩

甘草

一兩

附子

一枚
炮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

升半溫服八合日三服

杏子湯

林億曰未見恐是麻黃杏仁甘草石

湯膏

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

方見消渴

註曰按皮水前有其脈亦浮等正文又有推廣不惡寒而如周痺之說又有四肢聶聶動之文總歸防已茯苓方此又言厥而皮水者蓋此段承脈沉者為少陰之義故言皮水本屬皮膚如厥則似病本於腎故另出蒲灰散方以主之蓋蒲灰散乃蒲席灰合滑石

取其解利涼滑以洩腎邪專為少陰水之兼皮水而
不堪過溫者言耳

論曰皮水本為風之入皮者此因厥而次於論少陰
水之後裏水既非風水則是正水矣乃以風入裏而
非石水之比亦非風水之比特易其名為裏即其屬
詞命名其辨證之妙豈不瞭如懸鏡哉至其用藥其
於妊娠之有水氣身重小便不利洒淅惡寒起即頭
眩者用葵子茯苓湯似亦正水石水所可用而不主

之謂至肌肉腫脹勢極燎原非區區滲滑可濟事耳
如後賢灸水分穴及禹餘糧丸又車牛八味丸為善
後計皆百發百中可謂補前人所不逮但當水勢橫
決正如天地陸沉不可拘以常理故子和有神祐丸
導水丸以之微倖萬一每唇黑傷肝缺盆平傷心臍
突傷脾背平傷肺足下平滿傷腎五傷不治亦間有
愈者然豈可仗以為主用耶故仲景於臨證危急時
險峻之劑未必不用而著書出方槩不及焉立法謹

嚴矣

問曰黃汗之為病身體腫重

一曰

發熱出汗而渴狀如風

水汗沾衣色正黃如蘗汁脈自沉何從得之師曰以汗
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宜黃芪芍藥桂酒湯主
之

註曰此段正言黃汗病因與治法也謂身腫似皮水
發熱汗出而渴如風水則脈不宜沉而自沉使非風
濕相搏何以有此故問所從得度有不止於風者也

所以仲景答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謂汗
出則湊疎客水之氣從毛孔而傷其心故水火相蒸
而色黃水氣搏結而脈沉此證亦有從酒後汗出當
風所致者蓋雖無外水所出之汗因風內反亦是水
也但此只就入水浴者言之其理當參會耳藥用芪
芍桂酒蓋桂芍乃驅風聖藥得芪酒而徧走肌肉不
治濕而濕去風能勝濕也然心得補氣熱藥當暫煩
病去方解故曰當心煩至六七日乃解然非增病故

但曰苦酒阻故也

黃芪芍藥桂酒湯方

黃芪

五兩

芍藥

三兩

桂枝

三兩

右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合煮取三升溫服一升當心煩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煩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

一方以美酒醱代苦酒

黃汗之病兩脰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歷節食已汗出又身常暮盜汗出者此榮氣也若汗已出反發熱者久久

其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若身重汗出已輒
輕者久久必身潤潤即胸中痛又從腰已上汗出下無
汗腰臆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劇者不能食身疼重煩
躁小便不利此為黃汗桂枝加黃芪湯主之

註曰此段論黃汗中變證零雜同歸於黃汗其治大
同而小異也謂黃汗病由水氣傷心故熱聚心胸君
火不能下交於腎每兩脛自冷自者真氣不下非足
下另受邪也假令發熱而足脛亦熱是風寒厯於肢

節而痛故曰此屬歷節其汗出之期乃心火為水濕所傷不能生土中氣虛餒心主血榮分虛熱于是食已胃勞火動則汗當暮陰躁則汗故曰此榮氣也乃又設言汗與發熱及身重相并之際以盡病態曰假若汗出已宜身涼今因內邪盛而反熱則皮膚之陰氣為汗所燦久久必甲錯更發熱不止榮氣熱附則生惡瘡假若身本重濕也汗出已輒輕是表濕為汗所衰但暫輕而不能終止其重則內氣愈虛內虛則

肌肉潤動也胸中痛氣不運也又或元氣上下不能貫串則腰已上汗下無汗於是元氣不能及下則腰臃弛痛弛如脫也如有物在皮中狀不便捷也其劇而危者胸中之元氣傷則不能食周身之陰氣窒則身疼氣壅則煩燥心火鬱胃而熱氣下流則溺瀉然皆積漸所至其原總由水氣傷心而病日深故曰此為黃汗藥用桂枝加黃芪者調和榮衛而暢其氣則補正即所以驅邪耳較防已黃芪湯不用防已謂

黃汗病肌表之濕原不多也較芪芍桂酒湯去酒加薑棗甘草及粥和調其胸中之內氣以補為攻而無取酒力之迅速也比治血痺桂枝黃芪五物湯多生甘草取其瀉入心之邪也

桂枝加黃芪湯方

桂枝

兩三

芍藥

兩二

甘草

兩二

生薑

兩三

黃芪

兩二

大棗

枚十二

右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須臾飲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服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師曰寸口脈遲而濇遲則為寒濇則血不足趺陽脈微而遲微則為氣遲則為寒寒氣不足則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則榮衛不利榮衛不利則腹滿脇鳴相逐氣轉膀胱榮衛俱勞陽氣不通即身冷陰氣不通即骨疼陽前通則惡寒陰前通則痺不仁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寒恐是實字則失氣虛則遺溺名曰氣分

註曰此段非黃汗證乃因黃汗證之脈遲上下榮衛不相通徹及久而胸中痛腰腕痛身疼重之發於氣

分故推類而及於虛寒證氣血不足原於氣分者詳其病之所以得所以愈所以同所以異者以啟人認證之聰謂寸口脈主榮衛遲而濇遲為陽虧寒也濇為陰虧血不足也跌陽脈主脾胃微則胃之元氣衰則虛氣反痞故曰微則為氣遲亦寒也合而言之寒也氣也血不足也是氣血大虛而加之以寒手足為諸陽之本真氣不到則逆冷陽氣起於四肢以貫周身而調榮衛逆冷則榮衛不利不利則真氣乏而虛

氣橫溢反似有餘乃腹滿脇鳴相逐氣轉而膀胱榮
衛無真陽以統之皆疲勞困乏故曰俱勞於是膀胱
之太陽無主則陽氣不通而身冷榮衛之陰氣大虛
則陰氣不通而骨疼其或飲食之氣道開而陽氣前
通則一身之陽氣仍阻而惡寒其或飲食之滋養潤
而陰氣前通則一身之陰氣仍槁而痺不仁總由陰
陽相睽閉塞成痞傾痞之道豈有外於調元以成資
始資生之用故曰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

氣乃散此即由乾健而元亨利貞之理也氣既痞塞則實者失氣邪從大便而洩虛者遺尿邪從小便而洩其原雖亦血不足而病之所以成所以散實一氣主之故曰氣分

論曰仲景於論正水後結出一血分於論黃汗後結出一氣分何也蓋正水由腎受邪發於下焦下焦血為主用故論正水而因及於經血不通黃汗由心受邪發於上焦上焦氣為主用故因黃汗而推及於大

氣不轉唯上下焦之氣血陰陽不同此仲景治黃汗以桂枝為君主取其化氣而治正水以麻黃為君主取其入榮也石水以附子為主取其滋陰也審其立言之次第則立方之意不曉然耶

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盃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主之

註曰黃汗發於上焦氣分故前節因黃汗而推及於氣分病者此即言氣分病而大氣不轉心下堅大如

盤者其證實心腎交病不止如黃汗之專在上焦矣
蓋心下固屬胃口之上宜責上焦然腎為胃關假使
腎家之龍火無虧則客邪焉能凝結胃上而堅且大
耶邊如旋盃乃形容堅結而氣不得通水飲俱從旁
漉轉狀如此也唯真火不足君火又虧故上不能降
下不能升所以藥既用桂甘薑棗以和其上而復用
麻黃附子細辛少陰的劑以治其下庶上下交通而
病愈所謂大氣一轉其氣乃散也

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方

桂枝

生薑

各三兩

甘草

大棗

十二枚

麻黃

二兩

細辛

三兩附子

一枚

右七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分溫三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自愈

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盃

一作盤字

水飲所作枳朮湯主之

註曰前方既心腎交治然此證亦有中氣素虛痰飲驟結者則此之心下堅實由水飲所作當專治其飲

故以枳朮湯一補一瀉但病狀既同何從辨其水飲
度久暫形氣之間必有不同者耳若盤字乃即盃字
偶誤勿泥蓋堅大如盤上之取義在大邊如旋盃下
之取義在圓不應又取大字義耳合言之總是堅大
而圓也

枳朮湯方

枳實

七枚

白朮

二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腹中臈即止

附方

外臺防已黃芪湯治風水脈浮為在表其人或頭汗
出表無他病病者當下重從腰已上為和已下當腫
及陰難以屈伸

方見前

註曰前仲景立風水方既以脈浮身重汗出惡風為
正則而主防已黃芪湯又出一急風一身悉腫者為
變證而主越婢湯矣然而人身上下更有風濕偏勝
者或陽分為汗解而陰分無汗則或頭汗而上和下

重脈陰腫此仍當從風濕緩治則亦主防己黃芪湯
不得如急風之用越婢矣故特補外臺方論以詳風
水之變態云

金匱要畧論註卷十四